

NO
All
Memories



万能胶片

余慧迪 著

REC



不完整就是最好的完整
正如时间，正如飞翔，正如飘雪，正如记忆的碎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能胶片 / 余慧迪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354-5845-2

I. ①万…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5934号

万能胶片

余慧迪 著

出品人: 郭敬明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项目统筹: 阿亮 痕痕

责任编辑: 杨仙

助理编辑: 于英杰

特约编辑: 雯静

装帧设计: ZUI Factor

设计师: yeile

内页设计: Steven.X

媒体运营: 赵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10

传真: 027-87679300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430070

发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100028

印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00 × 1000毫米 1/32

印张: 8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40千字

定价: 24.80元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献给我的大学：迟到的怀疑精神

我们能看到他吗？他就坐在人群中央。即使我们能看到他，可我们就能看到他头上的冠冕吗？以前有好多回，某一位著名导演的头像被制作成八米乘十米的巨幅海报，霸气十足地悬挂在这紫荆大剧院的会场中央。2008年的那一次挂的是张艺谋，整个剧院被红红绿绿的彩绸裹得透不过气来，身穿鲜艳唐装的评委们鱼贯而入，在海报面前合影留念时表情喜气洋洋，洋溢着国运昌隆的幸福感和自豪感——奥运火炬手还在他们面前几十米的地方奔跑而过，手握祥云。但也不是每一次颁奖典礼都如此喜庆，比如说那次委员会决定悬挂陈凯歌导演的海报，配饰以洁白的羽毛。那一次典礼上众评委和众导演都有些尴尬。又有一次，来自全国各地上百名参赛选手面对着第五代名导田壮壮的画像，居然大部分都无动于衷，甚至是浑然不觉地走过去了。那一届的“最佳新人导演”奖颁给了一位据说是田导的再传弟子，对在

场数十名学院派新秀都给了一点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警示和惩罚。

但这一届学院派弟子不会太多了。家庭DV和单反相机的普及将微型电影推到了一个大众化、简易化的时代，小成本，甚至是零成本的参赛作品比比皆是。那些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的年轻人在会场里肆无忌惮地在嘉宾席周围走来走去，好像只要多走动、勤搭讪，随时都有可能结识某位大师或者金牌制作人，帮助他们将简陋的设备和良莠不齐的剧组人员更新换代。电影太耗金钱，太耗精力，尤其可能耗尽你所有做梦的勇气。他们不知疲倦地奔走着，手舞足蹈地游说着，用毛遂自荐的方式给自己换来一次造梦的机会，有时也仅仅是一部索尼的机器，或是一架十八米的摇臂，甚至可能只是六节软轨。但若非如此，仅靠他们自己拍摄的视频短片来回收投资、购买设备的话，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天方夜谭。

在一望无际的梦的沼泽里，要打捞起其中的一个，真不容易。你也能唱，我也能唱，凭什么有人就能当天王？你也能画，我也能画，凭什么有人就能轻而易举地开画展？你也能写，我也能写，凭什么有人一部作品就能首印百万？你也能导，我也能导，凭什么他就能导奥运会，而你还坐在这里，等待着投票结果的宣布，希冀着头奖砸到自己头上，礼炮和彩带砸到自己头上，羡慕和忌妒砸到自己头上，一顶胶片做的冠冕砸到自己头上？……

数以百计的年轻人鱼贯而入，抱着自己能够被王冠砸中的兴奋之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加掩饰的，往往他们却会成为被失望砸晕的一群。他们经过今年的招牌幕布前都露出了严肃的表情。那是真正的王者。大红幕布上挂着乔布斯的黑白照，整个会场就像是一个追悼会。毫无疑问，乔布斯是对动画产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迪斯尼大股东。他在人群中最显眼的位置，你能一眼就发现他。真正的王者从来不会被淹没在人海中。人们端着红酒和香槟从它跟前来来回回地走动，不时皱

一下眉，用手指拽着自己的领结好让脖子以下的地方灌进一点风。

智宸在人群里找寻着天一。他感觉天一就在附近，他能感觉到他散发出来的光热，就像点燃的胶片一样。天一能容易点燃什么东西，比如烟、怒火和激情。他记得第一次看到杨天一的时候，他们在一栋写字楼的十二层，天一那时候穿着不合时宜的汗衫和工装裤，模样看起来很小，像个高中生。他满头大汗，面红耳赤，看起来就像是刚从工地里走出来一样，可他两只手从两个保安的腋下拼命地伸张出来，紧紧地扳着那家影视公司的玻璃门，声嘶力竭地喊着：“给我一千块！只要一千！我保证让你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然的！光！比你们那些所谓的后期调光要好一百倍！”一千元对那家公司的老板来说只不过是一点零钱，吃顿饭就没有了，可是他居然不肯拿出一顿饭钱和半个小时来听听来自民间底层的对于光的看法或是妙招，智宸对老板表示很失望。莫奈离去了，高更离去了，连希区柯克都离去了，现在还活着的人好像都不那么热爱光。但智宸不是老板，那时候一千块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零钱。他注视着天一带着遗憾离开了，自己也留下了记忆深刻的遗憾。

这个城市是那么的小。当智宸满心以为那样一个天真张扬的追梦者会被城市机器彻底碾碎，然后轧成脚下柏油马路中的不为人知的一小部分时，他又再度出现，没有当初那么狂热了，也没有当初那么信心百倍，他带着一种呆滞的沉默跟在那个他认识的陆修瑜后面亦步亦趋，即使是一个人代表他的工作室谈判的时候，口舌也变得木讷平庸。他只会来来回回地强调“很重要”。问题是，哪个人不认为自己的作品重要呢？尤其是在这一行。

当某某导演二代一点都不是天一的梦想。当智宸有一次把他约出去喝酒，并且两人都已经喝到微醺的时候，天一说了这么一番话让他印象犹深：“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新闻记者，可以除恶扬善，伸

张正义什么的；后来又想当个大英雄，影响全世界；可是我还不满足，还想要丰衣足食，有个漂亮老婆；再后来认识了电影，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梦想早就被人实现过了，那个人就是查尔斯·福斯特·凯恩——一个暴君。”

但我们不蔑视暴君，在《两小无猜》里面吉约姆·卡内饰演的于连小时候也说自己的愿望是当个暴君，而且史蒂夫·乔布斯自己本身也是个伟大的暴君。一个时代里面出现的任何伟大的天才，都有可能是暴君。他们在长大成人的时候没有磨掉自己的棱角，然后才得以用这些棱角去切碎世界不完美的部分，最后重整。啊，拍电影，办电影公司，通过电影改变世界，那是他们的暴君想法，甚至在中国建造一个好莱坞——或者不，直接把中国变成一个全民电影的国度。

他们曾经野心勃勃，但是从那以后，他和天一怎么就渐行渐远了呢？智宸一边沿红毯走着，一边默默地思索。一个礼仪小姐从红毯那头冲他挥手，示意他从红毯上下来，走旁边的过道。红毯是给嘉宾和评委们走的，可是智宸的注意力却不在那上面：那礼仪小姐让他想起了绿蓉，尽管她们的长相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绿蓉天生就是一副勾人的小狐狸精样，媚而不俗、灵而不傲，《画皮》刚出来那会儿看到周迅就会让他想起绿蓉。绿蓉现在在干什么呢？估计还在拍那个倒霉的整形医院的广告，拿绿蓉那张没整过容的脸去当整形医院的招牌，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绿蓉也许整了，不然怎么跟青槐差别那么大呢？其实她们姐妹俩差别倒也不太大，只是绿蓉脖子上少了那块巴掌大的胎记，一下子就美若天仙了。绿蓉没有那块胎记，现在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了；青槐还保有那块胎记，现在只是个助理跟幕后工作人员。是谁决定了我们成功的高度呢？是爹妈，还是老师？是老板还是评委？我们有什么必须成功的理由吗？有什么舍我其谁的理由去让我得到这个奖吗？

冷静。智宸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他把这一连串离题万里的思绪通通归结于颁奖之前的焦虑和烦躁，正如其他参赛者此刻正在经历的一样。实际上他又早早地告诫自己其实对这个奖项自己并不是那么的渴望，对他这样电影世家、科班出身的人而言，“最佳剪辑奖”也不比“最佳导演”丢人很多，他觉得自己只要不是拿到“最佳音效”“最佳美术”之类的奖，回去就足够跟整个家族和整个学院交差了。

可是天一呢？如果得不到“最佳导演”这个奖，他将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办法执导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只能靠录些不赚钱的视频为生，甚至有可能因为入不敷出而无法继续维持他的工作室，直至大家又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打工挣钱、糊口养家。有一瞬间智宸简直同情起天一来了，可是马上他又反应到这忧虑实在是无谓，于是他停下来端了一杯香槟灌了下去。酒席前有两个胖子正在两手并用地往嘴里塞水果蛋糕和椰丝蛋卷，一看就是不抱任何希望拿奖，只是混进来大吃大喝的。他们抬起头来的时候智宸和他们刚好打了个照面，他禁不住想，至少梦想家不能长得太世俗，不然梦想就没什么希望了。

天一到底在哪儿呢？他应该还在会场里。此时此刻他应该坐在人群里面，不和任何人讲话，也不吃任何东西，但他可能会喝一点酒，以此来安抚一下躁动不安的脉搏。他觉得在结果出来之前任何的宣讲都是毫无意义的，尽管同时他也觉得在出结果以后自吹自擂十分让人生厌。这就使得他天生不适合自我宣传那一套。奇怪的是他们整个团队似乎都没人擅长这一套，这就使得天一的参赛作品在走市场道路这一块上非常不利。搞媒体的居然不会宣传，这就跟一个篮球运动员没有手、一个芭蕾舞者没有腿一样。你怎么能放心地把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工作全都交给别人呢？你怎么能成功呢，杨天一？

所有的嘉宾都已经就座，所有的礼仪小姐也都已经就位。颁奖典礼的钟声随时都可能响起，智宸依然在绕着座位兜来兜去，一圈圈地

寻找着天一。他并不仅仅是想在得知最终结果前会见一下自己最大的对手同时也是这里面唯一认识的人，还想在典礼开始前给自己找点事干。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苦思冥想，对天一可能是正常情况，但用在其他人身上就有些另类了。天一的思维方式是扩散式的，他坐在小圆板凳上也能像霍金一样把思路发散到外太空去：看，那只杯子上有一只蚂蚁。听过蚍蜉撼大树吗？非洲有一种猴面包树，据说果子吃起来就像面包一样。广东人还常常吃果子狸呢！广东还和香港非常近！VISA和NASA我总是搞不清，你听说了天宫一号要上天的消息了吗？而智宸的思维方式则是直线式的，因而他总是能把一件事情按部就班且非常高效地完成，即使是拍电影也如此：故事大纲 - 文学剧本 - 分镜头表 - 选角 - 布景 - 服装、化装、道具就位 - 开拍 - 剪辑 - 混音 - 合成 - 出片。

就像这场新人导演选拔赛。海选 - 初赛 - 决赛 - 颁奖——新的导演得到奖金和合同——一个人的作品被捧上天去，千千万万个人的心血和泥水混到了一起。或许是思路过于约定俗成，坐在这个方方正正的红色会场里，除了拿奖，然后上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广播，然后在电影院里上映自己的下一部作品，智宸想不出事情还能有其他发展的可能性——能够解释将一个人一生中宝贵的一天毫无意义地虚耗在这里，除了喝香槟和吃蛋糕以外什么事也不干的原因。冠军不是魏智宸就是杨天一，这一点毋庸置疑。智宸的剪辑技法尤其是玩杂耍蒙太奇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使得他对于叙事这一块就像是心灵手巧的魔术师一样得心应手；天一又是那么擅长把本来冗长无味的长镜头做成别有味道的影像展览似的东西，活像老天津码头上某个深藏不露的皮影艺人。当然，这二者都颇有一些玩杂耍的意味。可不玩这个玩什么呢？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小津安二郎的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他们这些默默无闻的小字辈尚且没得到玩3D特效的资本。

在这场沉闷无声的暴风雨前传中，人在密不透风的封闭空间里走动、聒噪、流汗，他们急着召唤新的王者诞生，然后大家各自散去，又四年，又一个新的王者诞生。耶稣也许会降临第二回，但冠军不会。要么站稳脚跟，要么就被洪流呜啦啦地卷走。

呜——呜——呜——

一个抖擞。司仪在台上装模作样地拍打着麦克风，让台下的人仿佛全被电流串联而过。嘉宾们拨开层层的高手，迈着庄严的步子返回到自己的座位，正襟危坐，面向着舞台。音响发出一声刺痛耳膜的尖叫，所有人霎时间都停滞了下来，默不做声地看着司仪。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参赛选手们，下午好……”寡淡无味的声音开始了电光火石的命运宣判。

PART 2-1

万能胶片

让我们顺着时间的旋涡状楼梯往上攀爬，在开始的开始，与智宸大不相同——杨天一只是一个无业游民兼电影爱好者，他广阅影片然而毫无理论基础也毫无设备条件。他真正开始比较正式的拍摄计划是在招募到陆修瑜当他的助手之后。后者与他相反，自学过几年影视教程，然而看片的数目和经验都相对较少。在一个五月的黄昏，他们碰面了。

当时陆修瑜正沉浸在帕格尼尼的狂想曲中，面前放着一部台式电脑。那些犹如恋爱一般的旋律从电脑里流出来，从他头顶的挂钟里流出来，从窗沿边上流出来，顺着包藏激情电流的电线，顺着记录永恒时间的指针，顺着灿烂夺目的金黄、橘红和粉紫色的夕照，像一个人内心所能喷涌出的最大限度的狂热一样源源不断地倾泻下来，在书桌上、窗台上、地板上流淌着、氤氲着、升华着。慢慢地，整个空间都被这种

犹如柑橘前调的香水一样的氛围给占据了。

他感觉到自己应该写点什么，但却什么都不想写。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打开电脑屏幕之后会发生什么，那将会是一个叫人烦不胜烦的EXCEL表格，里面的账目还等待他去完成。但何必要在如此美丽的五月的一天来做这种事呢？他觉得自己此刻就像是翻墙进凯普莱特的果园的年轻小伙，正等待着一个十三岁的美若天仙的少女出现在阳台上。也不一定是十三岁，十三岁太小了……十八岁大概差不多……她有着黑葡萄一样又大又圆的眼睛，和水蜜桃一样又粉又甜的脸颊……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他竭力想象未来恋人的模样，却总是借之联想到爱情本身的模样去：它是桃心形状的吗？是粉红色还是嫣红色？是酸甜的还是苦中带甜？它还有什么别的特征是他尚未了解的？但是，实际上，有关它的一切他都还一无所知啊！

他在椅背上睁开眼睛，盯着那个黑色的屏幕，里面清晰地映照出他自己的脸，那个年轻人显得困惑又不甘，像是想向老师请教为什么自己没被选上篮球队的学生。可是他不是学生已经好久好久了，数数日子都快有一年零十一个月了。他一点也不眷恋学校，那里如同大火烘焙般的气息他很不喜欢，每当回忆起高中生涯，首先涌上他心头的总是一股子很焦很苦的味道，是他体内所有的水分和养分被蒸发干后留下的味道。从那个纯洁而美好的校园里他学会了一件事：回报不是人民公社里的大米饭，人人都能分到。他以为自己已经够努力了，非常非常努力，不谈恋爱，也不惹是生非，连顶嘴都不敢，除了学习剩下的时间也就是分摊给涂鸦和篮球一点，极其零星的一点点，而就这么一些不上心的注意力偏移却是父亲口中的导致他两次名落孙山的罪魁祸首。在第一次落榜最初的那几个月，他也信以为真地为此深深自责，将所有的画册和唯一的篮球毫无眷恋地送上了经过门口的垃圾车，但，后来他慢慢琢磨着，琢磨着，这个问题像一桩谋杀案一样强

烈地吞噬着他的心肺，估量着他的道德情操，最终他得出来的结论却是，由于青春期所不可避免的生理需要和心理诉求没有得到及时合理的发泄，这种掖掖藏藏的小把戏既把他老实巴交的外表给割裂了一个小口子，又残忍地禁止他放肆地宣泄怒火，于是憋出内伤，并最终导致萎靡不振、无心向学，然后——再一次落榜。

修瑜一动不动地盯着黑屏好长一段时间，才意识过来高考仍然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他以为它会像一个无情的妓女一样在掠取完他的心血成果之后扬长而去，谁知贪婪的它卷席的不仅仅是他的青春和单纯。上了几个月三本的修瑜逃回家来替老爸看店——一家小小的家庭旅馆，渐渐地，除了旺季之外，其他时间基本由他一个人掌管着前台的大小事务。可这显然有违于一个二十岁年轻男子的心气。他想出去干点什么，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可干什么。攒着有限的薪水，一切物质来源都由家里供给，这生活没几个人觉得不憋屈的。可是他到外面去究竟能做什么呢？修瑜举起一只手苦恼地捏着自己的下巴。每当想到这个问题，就像是裹着一层纱的爱情本身一样，就会让他无从下手，除了迷茫还是迷茫。

他呆呆地挪动了一下手腕，带动了鼠标，电脑屏幕亮了，一排排一列列的数据占领了他的整个视线。晚饭前必须把上个月的报表整出来，这事没有疑问、没有理由、没有难度——除了他根本不想干这个事实。从一天推到一天，从一小时推到一小时。他情愿沉浸在乐曲里面发呆，也不愿直面惨淡的财务收支表格。眼下，他还巴不得有人出来阻止他干正经事呢。

有人恰在这时候走了出来，从里屋不知道哪一间房。修瑜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站起来，用一种殷勤过分的语气和姿态对面前的客人说：“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那客人只管自己低着头匆匆忙忙地走路，经过柜台的时候，显然